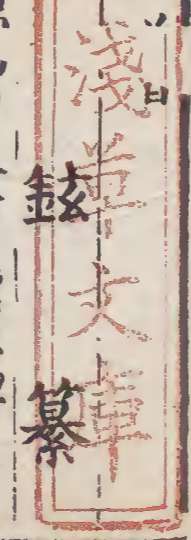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六 摠二十一

吳興姚



論選舉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 泗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 以權侍郎書 獨孤都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與 大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 以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 荅孟郊 論仕進書 獨孤都

論虛元 與鄭駉 馬書 張說

論法象 與濟法 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 與權德輿書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而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

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害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因以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有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跡小人之儒教之末

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盛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頽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靡恥乎冕頓首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

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
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
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已
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
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
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
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况以蒙劣辱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
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
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
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
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麗偶對屬况十數年間
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

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辦惑而已言
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喪他時
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
也明經問義有辛中所記者則書不傳綴令釋通其意
則牆面木偶逐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余五其問令書
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
其理而未及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
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雖令
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
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駁也者儻有司率
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
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
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道耶大凡常

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
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
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
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
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變遠之不可復
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
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某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頃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
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
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
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
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
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
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以降聖人
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
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
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
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
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
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二相也
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彌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恒武莊

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
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
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
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
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
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
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為
氏生為賈孫叔敖為文也遂啓彊遠子憑遠掩遠罷屈
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原
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
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
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吉

氏樂氏卻氏祁氏甘先皆武公獻公效勤勞臣也用其
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二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
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
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
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
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
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九二十一年為唐
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
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
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
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克胄戰死儀章廢武
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

進士也吐蕃疆威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
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
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馭致四王手提社稷上
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
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
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
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
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
人之獄宋開府瑒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
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常氏立睿宗者蘇氏
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

王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常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
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
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
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
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
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凡出天寶雜記
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
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官辭制策科當
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
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所為司空
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
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燕自撫州除袁相為滑

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
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 拔取沉滯各
還其官 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 饒州取李
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在貞元帝嘗十餘年遷逐其
他以諫者皆當叙用也 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
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
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遣河南盡平當
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
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 至於智效一
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
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故
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

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崇佐玄宗亦以務
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
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
其言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
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
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
云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
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
上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 某因覽三郎
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其再
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問下

郁以母獲遂獲謁見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
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
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
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
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
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
者亦不多遠也鏤卸於鈇鈍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
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鈇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
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
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鈇鈍宿瘤輩果殊
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
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因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
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鈇鈍宿瘤矣

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論之
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
節也子且有崒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棄之珍而密積
之有切玉之利而謹饒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
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
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
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
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
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榦貌於一人
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兄
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
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
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

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
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
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
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
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
為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
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
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
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於主司之跡
親者不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
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一在朝廷大賢主而
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决
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

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
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
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
弟子而全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
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
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
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
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
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
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
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

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
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銀毛
嫻終不慮隱之積之積之積之為患而擁腫樂石鈇
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駭焉之亦已
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
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
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
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愛者
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
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疑豈敢當也三復 懋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
治亂之間興亡一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冀人
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
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
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
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亞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
卑凌尊以下干上是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改獵者
改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
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莽一決怒氣耳不論
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
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
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陪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
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

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
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
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
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
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軋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
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室曆中敬宗皇
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
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
皇葬驪山因亡上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
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注以
驗彼言後教曰驪山迴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
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五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
釋重疊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
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譎
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被閣下諫疏錫以幣
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雲必一睹閣下諫草明
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
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
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喜心舜禹湯文武之心
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
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
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才能不為
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
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

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
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
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
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
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
言誠不覺繫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
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
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持諫官而後言耶苟立
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
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聳上於
是添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

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
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
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
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
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
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群髡三年之間斤
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
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
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為大者生民者
不過群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活疲甍今天下之民喘
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
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
群髡大害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

事儻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畏貶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言豈一端而已夫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者不思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阮蒙推類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官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肩胛歟僕將沉棄蹇連乎別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行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

行封豈私吾人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我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果有茂異僕亦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明心乎苟不能籍此弟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口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至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甚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下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

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
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
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敷當如
僕瓌瓌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
野用心莫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
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
之棖闌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昔朝賢士乃祖尚
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逾遠也若稱歸
極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堂其有知見耶斯
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
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
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
茲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
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問未論
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
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
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
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
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
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一何者若為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
牛跡也若為大衆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
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
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
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
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垂小衆生沒在罪苦
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虛說者不能救病
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
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
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
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
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

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
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
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
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
故此又了然不壞之善我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
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
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
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
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
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
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

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
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
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
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者楞嚴之說同者非
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
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
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
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
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
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
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
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
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

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
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
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
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
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
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
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
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
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
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
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者
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

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
笥未未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洛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鑿慘悍
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為告也再獲書
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
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
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
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况鍾乳
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異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
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

脆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

氣宣流生胃通腸壽

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

麤踈而下者則奔突

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

灰淹頽不發藪齒積

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抑鬱

泄火生風戟喉癢肺

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

能和平故君子慎焉

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

求志精允為此事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

也必若土之出無不

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

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奇液瞞空立中枯者皆

可以梁百尺之觀航

千仞之淵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几

其大耳短脰拘孿踠

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

社荆之茅皆可以縮

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開轂而輟
輪者皆可以為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吝貪而
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駮搢鄙力農桑
啗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
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
有光言鸞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
腐腸附子八角其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
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為上
決乃廣連不必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
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
不必利已姑務勝人夸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
然明矣故畢其說其白

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七 物王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文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書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翱書

裴度

叙詩寄樂天書

韓愈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答莊充書

杜牧

與賈秀才書

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

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
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
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
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
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
田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閔雅興
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
筆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
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
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曩頓
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前人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

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
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止大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
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
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
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
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
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
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
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春意雖復古而不遠古則不足
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
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
亦志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前人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矣故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又

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况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入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爲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

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夫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前人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殘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

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寢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勲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

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
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
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
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疆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
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疆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
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
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
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
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
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
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
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
燕之急復彊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之之恩申戰勝之
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
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
之璧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
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
希世之才而無佑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
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
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旣書慨然心馳旗鼓之
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
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
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誅其言心惟其義且

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
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
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濤莫不戰悼憚慄眩
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
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
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
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江漢正聲諧
韶濩勁氣沮金石豈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
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
有言也揚子雲曰立同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
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
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者農夫馬之智不賢於
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

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真從事於文實且久
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
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賦新作十二篇
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慙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
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立器為銘與
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
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
而至於又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
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
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
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

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
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
商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
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
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
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
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
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
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
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
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
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
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

者則又至易也至且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
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
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
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
言謂之可也則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
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
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
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
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
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
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
小人之遺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
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

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
在磔裂章句隳成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
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廢幾高明少納
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
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
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
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
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
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冱動息何如入
奉晨昏之歡出亦惟幄之畫固多適之耳昨弟來欲度及
時干進度昔歲一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瑯若此遊宦謂何
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助耳但宣力田園苟過朝夕
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箴小蹇謁賢大夫兼與

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一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
裴度奉簡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共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
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立甲春秋高理務用人取不欲
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位即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
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口將豪卒悞之處因喪負衆
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生心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
將某能遏乱乱衆寧附願五其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
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且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
五由是諸侯敢自為首意去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
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豈固於几閣甚者礙旨詔視
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帝口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

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
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主生之
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
過一二讒直臣議士往往扣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
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
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湏求往往持幣帛以
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可不禁僕時孩騃不慣
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慄悸震若不可活
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
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
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
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
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誦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

自得由日死勇於為文又久之自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
蕩津涯無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
未暇旁世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
復僻嬾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雷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
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
花對酒樂罷哀餘通帶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
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
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
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
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
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
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

有言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
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
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公順
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
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
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
昵婦人暈澹眉目縮約頭髮負衣服廣脩之度及正配色
澤尤劇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
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
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
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
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心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
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而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

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
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
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
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
豹虵虺之患小有螟蚋浮塵蛛蜘蛛蜂之類皆能鑽齧
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霾秋為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
里病者百死一生之夫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
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
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
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
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擣塞之戲猶曰愈
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弈擣塞之戲乎昨行巴南
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

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
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
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
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
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
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
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
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
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
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
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

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
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
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
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
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
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
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
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
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
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
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
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
之氣已至於衰老天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

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
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前人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
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
不可企而及之者仁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
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
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
游夏之文日月之麗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
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
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下衰其文漸替惜乎
王公大人之言而_注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

文者之過也夫善_不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與氣
維精則氣生使五_心不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
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
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
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
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
則覺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弥多而去
之弥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
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
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
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

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風
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
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
乱如入闌閣紛紛然莫知其雜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
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
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
文百餘篇實先其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
文不已資以學明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
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
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
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
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
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

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瓿瓿雄當其時亦未
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
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于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
地所祕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藂必茂重溟
夜光之珍必頡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
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
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
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
玄窮元結以潘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
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

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
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榮邀富猶欲疾
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
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
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
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
言

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八啓附摭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筭

論文下與陸修書 李翱

答李生二書 白雲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答進士王載言詩 李翱

上楊相公啓 劉本直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與陸修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
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
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
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
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章歎使李觀若

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似得誅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子血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絳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朝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學書適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遇為足下

之工文或先以公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一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

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取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九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廼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悵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廼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

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
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
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
強為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
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
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
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
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
則長矣虎豹之形於大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
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
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
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
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

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
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
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
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
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乎之文
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
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
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
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
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
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隄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

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
雖極頑冥亦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
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
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杯藜羹如
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以撞金石萬羽有簪也未嘗
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用
文處江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
會則序之值中蟲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
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
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北筆一二論之曰我自
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北心者求文之指趣規矩

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
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
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
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一記雖載聖人
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
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全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
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
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出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
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
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
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
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

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
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
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
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
人悉謂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
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能微則易
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
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陞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
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

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
豈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
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
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
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
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
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文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
帝庸作歌臯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
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
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
法言曰往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孟軻之

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
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不當稱文是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
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
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
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繪且大凡解人
之說不敢避墉垣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
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
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過
而後罰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
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
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
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
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
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
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
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
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
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
可移之於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
邕作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
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

蔡

文粹卷八十五

七

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
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
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爲勒功德垂誠
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
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
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
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
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
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
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
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籍
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
意且爲別也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士用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醢
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之人所以充飢而遷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
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
諭抑揚溥博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竒
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
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
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爲
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
可以言韻外之致可愚幼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然
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

月花影午時
天上句云隔谷見鷄犬山苗接楚田又雨
微吟足思花
落夢無慘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荀松
涼夏健人又
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
戍鼓和潮暗
舡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舡
又夜短猿悲
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
慘鷓聲帶晚
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
人又鯨鮪人
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
院閉幡影石
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蘭
僧儀得於佛
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
吟僧亦俗愛
舞鶴終早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添猶
有水禽飛上
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
入麥稀得於樂府
則有晚粧留
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
寂寥則有孤螢出
荒池落葉穿
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安
來當意憶花發遇

歌成雖廢幾
云逃難人多
健僕亡書久
午晴初又五
故國春歸未
午又明年上
一槩也蓋絕
以神而自神
儻復以全善
與
足下末伎之
類而後神躍
病也唯恐彼
不濱於淺涸亦未廢
作者之譏訶也七言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
林又得劍乍如添
似憶良朋又孤嶼池
底春漲滿小欄花韻
更惆悵迴孤枕猶自
燈照落花上句云
有涯小欄高檻別人
家
又殷勤元日日歌
句云甲子今重敷生
涯只自憐
皆不拘於
句之作本於詣極此
外千變萬狀不知所
也豈容易哉今足下
之詩時輩固有難色
為上即知味外之旨
矣勉旃某再拜
王駕評詩書
前人
工雖蒙譽於賢哲未
足自信必俟推於其
而色揚今之贊藝者
反是若即醫而靳其
之善察藥之我攻耳
以為率人以謾莫能

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其次焉力勅亦各有勝會闕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日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翔卑賤無以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丁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闕者耶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
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
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
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
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
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
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
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
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
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
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
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
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

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
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
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
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
群小此非對也又曰蕭閱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
書曰朕疾謬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
甸將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
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
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
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
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
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

不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
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
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
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
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
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
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
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
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神神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
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
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
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道然
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曾子曰堂堂
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夏曰賜也何敢望回
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
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
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
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翹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
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翹頓首

上揚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
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
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
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
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
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
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
章反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
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以經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
成群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旣無
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二十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
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一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
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微小人下亦自重其嫌凡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
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久人盡當誦詠紀叙
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吊伐之道未堪得所故作罪言自
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上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
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
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
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
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

賦雖未能深窺占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
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
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
舊廬頗有水樹當以來邦筆硯歸其間及齒髮甚壯異
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
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必假誅責
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
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
不知好事者挾摘芻蕘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
問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
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

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
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
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
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
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
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
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
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
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下言或為五言律詩
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
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
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
等不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

往往歸咎於其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
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於大厦使不復摧壞未
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
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
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擦櫪攘桶之材盡曾量
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冒黷
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卷八十五

第

